

永城的《国贸三十八层》是一部从题目上便可嗅出当代气息的小长篇。取景于2016年北京家喻户晓的商业中心CBD,时空的亲切而新鲜,商战的迭起和吸睛,加之永城一以贯之对语言的娴熟把握,让阅读《国贸三十八层》成为一种享受,更有迫不及待一章一章往下翻的久违激动。

可读性的充盈,并不能掩盖这部小说背后的思考。小说以三个在国贸38层做前台的女性——“70后”的辉姐,“80后”的Judy,“90后”的郝依依卷入一场商战为故事明线,以三者对工作与爱情等人生态度的转变为探讨暗线。在这部小说中,男性不是缺位的,相反,他们是整场商战的策划者和全程参与者。但是,男性却不是作者所着力塑造的,这三个精心安排的女性,才是这部小说不可磨灭的亮点。

“70后”的辉姐是整场商战的起点——老李的小三。老李作为远江银行的IT部高管,多年来是其丈人远江银行行长长江货运的共犯。正因为老李作为审批人让资质不合格的深圳安心负责银行网络安保系统,而深圳安心负责人又为了多赚钱私下倒卖银行客户信息而导致东窗事发。老李多年来从私地在辉姐这里寻找在婚内感情找不到的尊严,而辉姐20年不要名分照顾老李实际上已成为了第三者。老李心情不好可以在辉姐这里寻找解脱,衣食住行可以在辉姐这里寻照顾,就算出了事身陷香港慌而无望,也是辉姐挺身而出豁出命去两次保护老李。可以说,在辉姐与老李的关系中,辉姐实际上是充当了强大的母亲角色,是一种母性保护欲望的代表。而“90后”的郝依依与辉姐则有所不同。她与衡子的爱情,与Max王的关系,更像是一个爱侣或者说妻子的“贤内助”关系。她为衡子争财产,最初的出发点是想要以衡子妻子的身份,共同掌握几十亿的费肯;她与Max王最初的交往,也是呈现出想要帮助Max王取得事业成功的倾向。可以说,这个才华横溢的“90后”,一心想要作为某个男人的“贤内助”,是一种妻性的觉悟。相比于辉姐和郝

■评 点

商战背后女性出路的当代迷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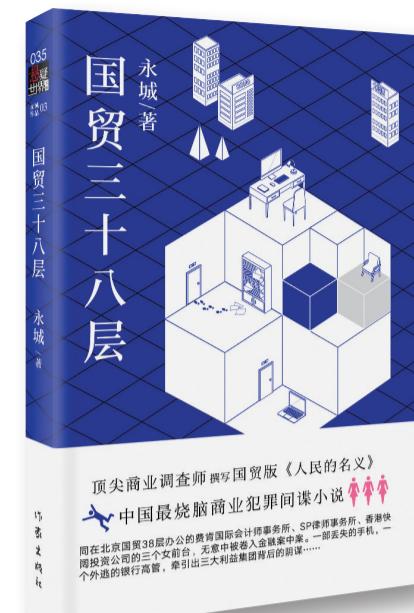
——评永城《国贸三十八层》

□许婉霓

依依,“80后”的Judy更多呈现的是一种女儿性。她是知识分子父母眼中细心交代不能与诸如辉姐类的胡同串子交朋友的乖乖女,是丈夫眼中不谙世事沉闷乏味的植物妻子,是不敢反抗却又幻想各种不切实际邂逅的小女儿。然而,辉姐的母性也罢,郝依依的妻性也罢,Judy的女儿性也罢,这三性不可避免都指向了女性的固有枷锁——奴性。这一场浩大的商战在开始的时候,三个女性看起来都个性十足,但商战愈演,读者却愈会扼腕:原来她们的角色定位和行动源动力,全都是以男性为本位的。易言之,三者无论是母性、妻性、女儿性,其存在的目的,竟然是为了确立各位男性的主体地位。她们自动放弃了自身的主体性,以一种甘当客体的热情,去热烈地拥抱现实。这种残酷的真相揭露,在这部小说的时空背景——2016年、北京商业中心CBD下,更显得残酷和无奈。不真实吗?不,她们三人涵盖了当下多少受过高等教育,每天光鲜照人,看似战斗在生活第一线的职业女性呢?

但是如果全篇沦于奴性的哀叹,这部小说是不会有什么厚度的。作者永城虽然以冷眼旁观的姿态将三位奴性禁锢的女性投入时代洪荒之中,但是他却试图用一场商战来搅和她们原本平淡的人生。事实上,从小说一开始,三位奴性的女性是作为“救赎者”形象登场的。辉姐是打算当老李的救赎者,Judy是幻想当其癌症晚期丈夫的救赎者,而郝依依则是一直默默地践行着充当衡子和Max王的救赎者的。救赎者的心态和形象实际上显露了女性在当代内心逐渐强大的过程。然而很可惜如上述,奴性的未退化让

这些救赎者本身的立场实际上是非常靠后的,易言之是依附属性的。救赎者是以一种依附于被救赎者的人格存在于救赎过程中,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她们三个真如她们所想,是一个救赎者吗?退一万步说,如果她们真的是努力践行着救赎的本意,那么身陷女性奴性囹圄的她们,真的能够救赎别人吗?作者永城的回答另辟蹊径。秉持旁观者的立场,他让这三位救赎者投入到了一场激烈而诡谲的商战中。救赎者在这场商战的洗礼中逐渐成熟,事实上,她们的奴性也在一步一步的瓦解。辉姐从对老李的绝对宠爱中慢慢发现了老李的懦弱,她的觉醒虽是朦胧的,却是明显的。在香港的游乐园,辉姐开始觉得这个自己无怨无悔奉献了20年青春的男人的猥琐,她开始在拯救他的同时,进行了自我的反思。Judy是温顺的,但是经历了丈夫的背叛和老板Frank的利用后,她也开始了自我的思考,甚至在结尾处对现实开始了冷漠的反抗。郝依依的转变是更明显的。她从甘心救赎衡子,充当辅佐衡子处理几十亿家产的贤内助,到“我不想当任何人配角”的觉悟。可以说,这三位本来以“救赎者”自居的女性,在这一场看似偶然为之的商战中,实际上却是逐渐“被救赎”的。这种“被救赎”不同于她们本身打算的救赎那样是向外的,“被救赎”是在一场看似偶然爆发的商战中,完成对自我的认知和了解最终获得成长的。易言之,这种“被救赎”是在与其自身向内的博弈中获得的。这就十分值得玩味,“救赎者”形象是在对外关系中展现的,而“被救赎”却是回归于自我的博弈。这样对于“救赎”这个命题的阐释,永



城是不落俗套也是引人深思的。

而除了这场“救赎”的博弈,作者永城精心设计的年代伏笔——文中多处的时间意象,也值得我们关注。辉姐是“70后”,Judy是“80后”,郝依依是“90后”,有意为之的年龄层,似乎体现了作者描绘“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女性”的野心。每个时代的女性特质是富有特点的。我们抛开具有超越时代的少数先知女性的设定便可以感觉出,作者力求用这三个女性展现出中国当代不同年龄

段职业女性的特质。三个女人在奴性摆脱的彻底性上的渐进差异,和她们的几零后身份有着一种暧昧的、若有似无的联系。易言之,辉姐、Judy、郝依依实际上是女性逐渐解放的隐喻。从先天性而言,郝依依的妻性在平等性上,无疑是胜过辉姐和Judy的,至少并肩作战的勇气和能力就已经在依赖性上弱化了许多。如果说在经历商战后,辉姐对老李的感情更加成熟,从“依赖”变成“主宰”;Judy对万事万物的依赖变成了以冷漠为主的自主选择;那么郝依依最后喊出的“不愿做任何人配角”的宣言,则是她真正主体性的觉醒。商战实际上是时代车轮碾过的隐喻,而这场时代盛宴中,女性的去向问题是作者这篇小说带给我们最深刻的思考之一,有趣的一点是,郝依依“不愿当配角”的呼喊实际上是作者在我编辑到二校的时候修改的。原来对于郝依依的处理是更温和的。在原稿中,她的男人衡子仅仅是因为“烂泥扶不上墙”,郝依依不得不逼自己从“垂帘听政”变为“立制干政”;但在终稿中,衡子是因为不喜欢商业氛围追求自由而走出,郝依依与衡子的根本矛盾在于三观的相悖。这个改变实际上透露了作者在写作中逐渐清晰的郝依依出路问题。原稿的设定是流于庸俗的,郝依依的解放实际上也是不彻底的,因为男人不可依靠而自己变强的设定,让郝依依的反抗打了折扣;而终稿男人和郝依依是平等的,衡子希望的也是这样一种平等的关系,是三观的共鸣而不是男人凌驾于女人或女人凌驾于男人的不平等强权。在这样一种思考中,郝依依的觉醒就有了更厚实的深度,不是被迫的,而是自我觉醒和反抗。这让这部小说有了许多别样的想象空间。

这部小说的精彩之处有很多,但是作为一个女性编辑,在商战的风起云涌中,不自觉地就被这三个女性角色的“迷云”遮住了眼睛,颇有种感同身受的欣喜。题材的新鲜和表达的巧妙,让这部作品可读性很强;而女性隐喻的可能性,让这部作品跳脱了一般商战题材沦于庸俗的怪圈。

一种古老的动静猝然而至。

我站在堆放着茶苗的一根木头柱子旁边,看见了雨夜里收购站内零零星星的灯火。我在那个时候听见了骨牌制造者和棋谱发明者的故事,他们的梦呓令人不安,他们多少年来一直用酒代替油点灯照明。我只想说那天夜里我看到的那种幼小的蓝火苗很美丽,如同蜡烛,它像一些温暖的念头和散淡的情绪,遍布在30里美丽的乡土上。

后来发生的故事使我对这个临近河边的茶叶收购站萌生了一连串背景阴暗的幻想。骨牌制造者找到了那座埋藏在沙石下的死城。两个没有胡须的年轻人轻而易举地在茶苗旁边找到了我。他们看到我的时候,惊喜万分地说道:“呀,舅舅来了。”

这是那个傍晚的一部分内容,连同后来发生的其他都出现在同一个雨夜里。有关那个茶叶收购站里的情节到这儿便无法再进行下去了,这中间出现了距离,就是那种像时间一样无时不在无所不在的距离,我想我提供的这个故事的范围始终不会越过河边。我想说的是这很有可能是一场黑白相间的虚实难辨的梦与现实。在他们惊喜万分地将我带到那种幼小的蓝火苗前面时,我仍完好如初地一直呼吸着清新透明的乡间空气。

十

顺着那一株鹅黄色的药草,我找到了汤丙鹿的著名的中草药铺。

汤丙鹿蜗居在乡间的黑色柜台后面。

他的那些药草遍布30里美丽的乡土。4月下旬,他拉开药铺里的一个抽屉后,一只枯老的金龟子掉到了他的衣服后面,他听见远处的一些高大无比的热带植物正在轰然倒下,顺着起伏的南方丘陵一直滚落至水边。他望见一些古老的木匠提着斧子在大地的边缘久久地徘徊,他们的身上刻满了线条迷乱的木头花纹,东方古老的朝霞里晃动着各种农具的形状和原始时期的尺寸,一些人骑着犁。他们坐在一种粉红色的树下,心情很好地回忆早年间的拥有七八个头的小麦和谷穗,他们平缓的语言越过木匠们注视着茫茫岁月过去以后的种种痕迹。早晨开始以后,具有蓝绿两种颜色的树叶纷纷坠落民间。他们坐在船舱里或圆圆的谷堆旁,说着一些神话故事和山林演义,后期的民间内容是带有肖像和插图的古代小说。

水边有一座蓝色的磨坊。

这是那古老土地上的种种现象之一。那天我坐在一个渔翁的旁边,我的身后是一大片金黄色的油菜地。我看见一辆蒙着绿色篷布的鼓荡人心的马车叮叮当当地奔跑在乡间晴朗如洗的南方大道上。

天空辽阔,鞭声遥远,61年前的一个炎热的夏日,乡村郎中兼药剂师汤丙鹿遇到了一位卖茶水的漂亮女人。

那是一个眉清目秀的吴越妇女,她像一片绿色的柳树叶子一样很瘦削地出现在那个炎热的夏日里后,汤丙鹿坐在一棵桉树下好像读了一节五代时期的游记体的碑文。女人的每一个眼神飘过来以后,汤丙鹿都能感到一片宜人的阴凉笼罩着自己。

那个女人从元宵节的灯火里走来,她的裙裾上还遗留着一些当时的雪花。几个月以来,民间的喜庆的锣鼓声一直形影不离地伴随着她走过了许多的地方,她总是沉浸在一些虚幻的往事之中。她听说广阔的民间五谷丰登、六畜兴旺,鲜艳的蔬菜和水果在人们的身边发出叮叮当当的叩门之声,她望见一些黄纸的桃符遍布在炊烟依稀的民间,遍布在幻影般的窗户和门楣上。她的目光被南方古老的水利工程阻隔着,她的视线内堆放着色彩艳丽的多种器具,包括焙制精良的彩陶和生铁模型……

(摘自《南方遗事》,吕新著,作家出版社2018年10月出版)

■文 摘

南方遗事

——遥望民间早期象征主义的磨坊



三

2月3月交替的夜晚,月亮圆圆地挂在天上,镜子里虚构的树木纷纷倒下,又不断重新生长了起来。

我见过那些砍不完、老不死的乡村古树。我从一些没有碑文记载的年代里走过时,常听见树上的枝丫间传来鸟的啼叫,一种充满了无限距离的文字经常被书写在冬日黄昏的墙上。那些树总是站在墙外,犹如整齐的鱼骨。

语言的重复增加常使我感到夜长梦多。

我回到了阔别已久的虚构的乡间。

我站在那些过去的墙下,面对着的是墙上的大幅笔迹苍茫的水墨。在吴天后来制造的一起一落的巨大回音里,我望见乡村郎中汤丙鹿的弯曲的倒影正在飞越30里金色的水塘,一朵莲花的云彩穿过他身体的空隙。此后的岁月里,他种植了一株株鹅黄色的药草,他的袖口上落坠着一些粉红和鹅黄的美丽花瓣。

在河流两岸的那些星星点点的村落里,儿童们怀抱金色的公鸡安安静静地坐在一道道古老的门槛上。

30里乡间阳光灿烂,字体碧绿。

四

乡间的人喝着圆形水坛里的明亮的水。

五

吴天的头枕在一颗西瓜上睡了一觉,醒来后他发现他一个人坐在西瓜地里,天空里什么也没有。那些低矮的瓜棚在他的眼前总是一闪而逝。从附近山上的石头前滑过。

吴天的一只手按着那只粗糙的布口袋,许多年来这口袋里其实什么也没有。吴天从左边口袋里掏出他的几根手指放进了右边的那个口袋里,放进去以后他又抽出他的手轻轻地拍了拍右边的口袋。这时候,左右两边的口袋都空洞无物,但吴天觉得左边的口袋是空的,右边的口袋里却充满了一些东西。山中的石头上长满了绿色的苔藓。田野里劳作的人在太阳下像一些黑色的虫子。

他翻开第一章,缓慢进行的时光中残留着昨夜的风声。成群的骆驼载着黑白分明的盐块,正在艰苦卓绝地穿越虚构的乡土。

一只木船在河里缓缓走着,船头前晾出了湿漉漉的衣衫。

公主看见地上出现了几朵鲜红的梅花。公主看见那几朵梅花如几只眼睛一样,泪水盈盈。4月一开始,从公主的头顶上面便传来一种婴儿的肉色的哭声。此后的一些日子里,公主就一直行走在那种粉红色的记忆里。

公主一手举着灯盏,一手提起粗布的衣裙,一步一步沿着那架红木的梯子一直走上去。身后好像还悄悄地落着雪,也许是雨,经久不息的水声环绕着寂寞的山庄。

吴天骑在黑暗中的墙头上。

吴天的声音如同虫子,他轻轻地说道:“公主,药煎好了,该用药了。”

公主走到高处的时候,感到梯子上的风很大。她想民间的风真大。

她抬起宽大的裙褶护着灯,她觉得自己已经很久没有说话了。

风在那个时候显得很凌乱,一片一片的风仿佛太监或宫女们冰冷潮湿的舌头一样殷勤地舔着公主美丽的手臂和面容。

接下来,火苗逐渐减弱,变得又细又小,公主感到灯盏里的油好像不多了。公主以为快到了。身后似乎仍下着雪,雪把大部分的事物都掩埋了。公主顺着梯子往上走的时候,她空荡荡的袖筒里十分寂寞。大雪使她几乎失去了记忆,先前的那些旧人一个也想不起来了。黑暗覆盖了她的目光,使她无法看见地上的那些风化后的兵器和宫廷的碎片。

快到了。她这么想着,便抬起衣袖擦去脸上的泪。此前,她发现自己哭过。

吴天合上书,骑在黑暗中的墙头上低声说道:“下来吧,公主,从梯子上下来。”

“城墙豁口上有风。”

河里的那条船不走了。船妇从拱形的乌篷中钻出来,收起被风吹干了的那些衣衫。

六

昨夜的一场大雨将水边的部分蕙兰吹得东倒西歪。树从后面的村庄里有人正在加固房舍,搜集被风吹散后的茅草。

我站在河边,河水如画。

河水冲刷着山中的石头,下山的路都隐现在乱蓬蓬的马齿草中间,山腰中可见那些倾散的谷物和失落的犁刀。

山下是虚构的乡土,恬淡而宁静。

我注意到了那些值得推敲的墙。很多的院落里都晾晒着陈旧的棉衣、渔网,湿漉漉的井绳、腊肉,风干了的辣椒和艾条。

有关那位流离失所的公主,她的故事在民间久不息,她背井离乡的经历年年演义一回。

我推算公主的实际年龄,里面有许多难以圆说之处。这件事情在时间上面出了一些毛病,出现了一些令人无法把握的东西。

我感到这件事情里自始至终都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在暗中悄悄地走动着。时间的流逝使她的手上布满了无数褐色的斑点。有时候,岸边的灯火又会照亮她脸上的麻子。

七

夏日傍晚的河边,夕阳常将墙面染成朱色。吴发牵着羊在河边饮水。他的嘴里说着一些凉飕飕的话吓唬羊,羊听了吴发的很锋利的语言之后,便乖乖地低下头喝水。吴发一边抚摸着肥大的毛茸茸的羊尾巴,一边打量着远处茅舍墙上的几枝夜来香。对于墙头上历代以来便栖落着的夕